

雨盦隨筆

在疚記

錢唐梁晉竹著

明忠莊朱公諱之憑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官中丞殉甲申之難著在疚記中多粹語有云「隱惡揚善者能人也好善惡惡者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讒謗者小人也

宗彞

思南石阡一帶山中產獸曰「宗彞」類獼猴巢于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尊者取其孝也

同姓

張獻忠亂蜀焚燬城市祠廟惟梓潼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且追尊帝君爲始祖遇張桓侯廟亦不敢毀唐黃巢之亂屠戮無算然獨厚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之行加出一轍然今人之暴富貴而即忘其族里殆盜賊之不若矣

治中

官名「治中」，中字多讀「如」字，非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
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職治簿書之要也。」則中字宜與中傷、中酒等字同音。

脫十孃顧二孃

王阮亭先生詩云：「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注：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江寧脫十孃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陳句山先生詩云：「誰將幾滴梨花水，一灑泉臺顧二孃。」（注：顧二孃，吳門人，善製硯，住專諸巷。）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介姑，潔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亂，誓志同死，連臂投淵。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然廣郡六貞女，事不止此。康熙丙辰，逆周入寇，順德有伍某者，知陳村生員李朝宗，有同堂女六人，年及笄，皆殊色，因勒其家爲富戶，派助兵餉。使人謂李曰：「以六女歸伍，事必解。」六女知不免，一夕同赴水死。六屍浮出，面色如生，遂合葬于龜山之陰。事聞，下伍于獄，瘐死。又增城黃燦陽妻湯氏，及其弟一初之女，曰愼，曰志，曰愛，及庠生森然之妹，曰可，再曰蝦。湯孀守，與五女共處樓中。崇禎戊辰，賊黃仲積攻樓，湯與五女墜樓死。邑令方大猷有詩紀之。順治癸巳，李定國攻新會，菱塘諸鄉，治戰艦應之。定敗，國走。藩兵至，偵知李良宰富，認其通寇，使游檄索金，卽免。李斬不與兵。

圍其居。李有六女，登樓自縊。良宰墜樓被殺。乾隆丙申三月，賊衆劫新會鄭佳偉家樓，時有女鄭蘭娘、胡鶴娘、胡寅娘、胡帶娘、廖寬娘、鄺妹娘，懼辱墜樓。人呼墜樓六貞云。

躲破鼓

昔人有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偏覓不得。翼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人號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上舍

明初，一上舍任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領教。掌院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歸來不可使人笑。」聞者凜然。

桂花新

蔣苕生太史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齣內，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艸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敍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竊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聯輓

婁丈蘇子齋先生——
釋——初入翰林，繼擢御史，鐫級捐復員外，補刑部湖廣司，轉郎中，出

爲山西朔平府知府。丁母艱起復，簡山東青州府知府，卒于官。家大人在粵，接計命壬爲輓聯云：「侍直西清，珥筆西臺，又盡職西曹，出治懋勳猷，兩省春風思大守；耗傳東浙，心傷東魯，奈身羈東粵，招魂長歎息，一江秋水哭先生。」又同年徐秋厓孝廉廷烺會試場中得病，十四日而歿于邸舍。余代家叔小槎比部作輓聯云：「十四日病莫能興，幸喬梓相依，屬續尙能親舍玉；（令嗣訪齋亦因會試在京）三千里沒而猶視，痛桑榆垂暮，倚閭空自盼泥金。」（太翁來若先生年八十餘，猶在堂也。）

文莊奏語

先文莊公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名宿。或有以公庇護同鄉，言于上。旦召公謂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公頓首對曰：「臣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孫徵君語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逢——嘗題壁云：「人生最繁懣者過去，最希冀者未來，最悠忽者現在。」此三語，真世人藥石也。

誌哀

先君疾終開平官舍時，不孝甫會試下第旋里，驚聞凶耗，匍匐南來，含殮未親，罪難擢髮。駕湖陸軍臺先生——咸高——時在幕中，掌書記，賦臺城路，輓詞二闕云：「春殘忽爾維縻擾，林禽正呼歸去。」（君時有歸田之意，緣遭累未畢。至暮春疾作，鄉心更切。）逋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何補，恨秦緩來遲，玉樓先赴。（省醫至，已不及矣。）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杭渡。甘棠歌徧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箕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小杜。（謂嗣君晉竹孝廉）真無憾處，盡撒手紅塵，游神紫府。滿目悲涼，彌留無半語。（君臨終與家人無一訣別之訓）知君一去無依戀，淒涼殯宮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來凶夢？（晉竹時赴試未回）關山阻絕，只寡鵠孤鸞，據牀啼湧，更是傷心，左家嬌女雪衣送，萍蹤飄散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千種。寄白堂閒，（蒼城暑廳之額曰「寄白堂」）拈紅會散，六十二句歡蹤，余尤誼重，感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大翁夫庵先生，與先胞伯戊申同榜）兩世科名，（君又與星槎家兄同年）撫棺增一慟。『情真意摯，令人哀感，謹泣而誌之。』

竹枝

嶺南竹枝詞多矣；余最愛彭義門先生一首云：「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坐喫檳榔。」風韻獨絕，綽有古音。

胸襟

陳同甫作忠臣論，以武庚爲忠臣孝子之首。此言必有爲而發。蓋譏高宗之緩於復仇也。又高宗定都臨安，同甫醉中睨視之曰：『決錢江之水，城可灌也。』明祖定都金陵，姚少師作詩曰：『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帝王創建，虎踞龍蟠，自以爲子孫歲世之業。而二人者直以草芥視之，其胸襟爲何等耶？

廢紙

蕭山蔡荆山茂才，出示冊頁一本。其中所演表者，乃成化時某縣呈狀一紙，萬曆時某科題名錄一紙，崇禎時某家房契一紙，隆慶時某年「春牛圖」一紙，宣德時某典當票一紙，宏治時某姓借券一紙，天啓時某地弓口圖帳一紙，景泰時某歲黃歷太歲方位圖一紙。數百年廢物以類聚之，亦入賞鑒，可謂極文人好事矣！

父子異趣

曹操殺孔北海，禁其文。其子丕獨愛之；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蔡京立黨碑，禁蘇黃文字，子儵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宣和五年，或言于上，奉旨落職。趙明誠、趙正夫——挺——之子也。正夫惡黨人，明誠撰金石錄，每遇蘇黃片紙隻字，必收藏，以此失愛于正夫。權姦之勢，可以

傾朝野，而不能得之于家庭，亦異矣哉！

兄弟異越

曹丕篡漢，陳思王植變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因遂悲泣，廢黜而卒。王荊公行新法，弟平甫頗不直之。一日，荊公見呂惠卿，平甫于內吹笛。公使人謂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使人答曰：「請相公遠佞人。」宋郊爲相，儉約自奉。弟祁爲學士，游譚奢豪，以十重錦幘覆屋，爲長夜之飲。郊使人謂曰：「寄語學士，記當日讀書某山，夜半啜冷粥時否？」祁答曰：「傳語相公，試問當日夜半啜冷粥，是爲甚的？」同氣之不同志趣如此。

居官不聽子弟言

明耿定向先進遺風云：「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對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公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夫居位者，方以趨奉之勤惰疏密，張我威福，其子弟即藉父兄之勢，以嚇當路。而父兄即聽子弟之言以寄耳目。文定不私其子，反以此重其人，所以勵官方者在此，所以垂家法者亦在此。嗚呼，賢矣！

溫伊初

溫伊初——訓——

粵東嘉應州長樂縣人也。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壬辰舉于其鄉。是科，先君

分校秋闈。房師某公，以其卷示先君。先君曰：「此必長樂溫某也。」揭曉果然。故伊初于先君有知己之感。執弟子之禮甚恭。著有登雲山房文集，純學昌黎。又悟溪書屋詩四卷，不屑作宋元以後語。有七古一篇，純用盲左，語頗奇恣。其題云：「余贈鐵孫雪庵詩，有『武庫森然排甲戈』句。今鐵孫贈余詩，純以兵喻。復效其體奉酬詩云：『徐君治詩如治兵，窮兵日日尋戰爭。兵連火結無時已，坐令兩國荒春耕。』余與鐵孫皆以舌耕，」」。雖然大師復加我，畏君之威請行成。室如懸磬野無草，一任強敵來縱橫。焚舟濟河秦師銳，閉關塞寶晉國驚。悉索敝賦雖已罄，有死不甘城下盟。華元登牀見子反，析骸易子抒其情。請君退師三十里，哀憐敵邑許之平。溯惟首禍始何人？實我小國敢自矜。（余先有詩贈鐵孫）息侯伐鄭不量力，宋公廁伯徒虛名。漫云匹夫不可狃，豈知大國甯敢輕。竄皇蒲胥車劍及，組甲被練千百井。左廣右廣次第駕，上軍下軍逡邇行。莒縈紡績城可度，董父懸布堞再登。井湮木刊陳何酷，斬祀殺厲吳正勅。華泉取飲兩勝絳，炊鼻下車一足蹙。背城一戰吾倘能，休兵三駕君已贏。果然牛膏豚能債，始信雞關雄先鳴。嗟我與君匹楚晉，城濮報郢勝敗更。更欲效向戌弭兵，玉帛相見交于庭。止戈爲武釋古義，散厥馬牧之郊坰。卻憶南山射虎將，（來詩言訪雪庵）力能飲石譚抗衡。請君更張十萬弩，我從壁上瞪雙睛。月過上弦利行師，試執同律聽軍聲。」

柏相詩

柏鞠谿節相總制兩江，與河督陳公鳳翔意見不合，遂相傾軋。陳公奉旨革職，并荷校河干，旋以憤卒。一時不免物議沸騰。柏公作「感懷」詩四首云：「淮甸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壓短鬢愁低首，花放長檠笑展眉。碁局定能清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閑沈醺，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峯頭有石易生雲。服轅義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羣。箕斗插簷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幻成樓有象，并刀翦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與千秋月旦評。」「懶從龜策策間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久作離塵想，多病難尋辟穀方。作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蒼茫。」事雖不純，而詩則名貴可誦。

喜鵲

明東阿於慎行穀山筆塵云：「竇參爲相，其族子名中者，爲給事中，招權受賂。參每遷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參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爲喜鵲者，可以戒矣！」此語甚新。

魔漿

梁武帝斷酒肉文云：「酒是「魔漿」。」可與「福水」二字的對。蓋一領一戒也。又諺謂酒曰：「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旨哉斯言。

執袴傳

三原孫枝蔚豹人少年行云：「少年不讀書，父兄佩金印。子弟乘高車，少年不學稼。朝出烏衣巷，暮飲青樓下。豈知樹上花，委地不如蓬與麻？可憐樓中梯，枯爛誰論高與低！爾父爾兄歸黃土，爾今獨自當門戶。爾亦不辨畝東西，爾亦不能學商賈。時衰運去繁華歇，年年大水傷禾黍。舊時諸哥衣，散去知何所？簿吏忽升堂，催租聲最怒。相傳新使君，憐才顏重文。爾曾不識字，張口無所云。賣田田不售，哭上城東墳。昔日少年今如此，地下貴人聞不聞？」雲間孫鉉批曰：「此詩可爲執袴子作傳。」

馬坡巷

馬坡巷，近東花園，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爲下馬坡。舊名馬婆巷。元奉化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坐雪絕句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似梨花雲似柳，馬坡巷口過清明。」蓋巷猶南宋時名也。見厲樊榭東城雜記。

私著

明程至善無顏錄云：『父母富，其子私蓄不可無。無者，非敗子，即駸人也。父母貧，其子私蓄不可有。有者，非逆子，即忍人也。』先大父夫庵公云：『親富而有私蓄，必能儉約自處，省縮贏餘。若假親名以謀非分之財，據爲私蓄，或至貽父母惡名，則其罪亦與逆子忍人等矣。』

帝王言動

宋藝祖夜半思食羊肝。左右曰：『何不言？』帝曰：『若言之，用太官必日殺一羊矣！』宋仁宗遊幸上苑，偶患渴，屢顧銚子不得，遂隱入宮，渴甚索飲。左右問：『何不言？』帝曰：『言之則必有得罪者矣！』明武宗在宮中，偶見黃葱，實氣促之，作聲爲戲。宦者遂以車載進御，葱價陡貴數月。明穆宗偶思食果餡餅，來日，御膳房起麵者，剝果者，製糖者，開支至五千金。帝笑曰：『只須銀五錢，便可。』在東華門口買一大盒矣！蓋帝在潛邸，早稔其價也。朝廷之一言一動，其不可忽如此。

難博學

杭蕘浦太史——世駿——記問淵博，鄉人難以俗字，竟無以對，傳爲話柄。考江行雜錄載：鳴條山有餘慶寺。司馬溫公一日省墓至寺中，父老五六輩請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村人不及聽。今幸爲略說。』公即取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今日難倒。』

司馬端明矣！王漁洋云：『聞耿道見說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云：「晝爾於菟，宵爾索綯。」』又孫退谷古本孝經，與今本迥別。附記。

蒙古兒

蒙古兒市井以爲銀之隱語。按國書古蒙原作銀解。蓋彼時與金國號爲對耳。一文錢傳奇，「羅夢」齣云：『蒙古兒，觀著他，幾多輕重？』謂元寶也。

清勤堂隨筆

先文莊公在朝日，蒙賜御書「清勤堂」額，敬懸里宅，昭示子孫。夫處家以清，則凡屋舍之僕，服御之儉，飲食之菲，燕會之薄，以至錐刀之利不爭，便宜之事不占，皆清也。處家以勤，則凡朝夕之省，祭饗之節，教誨之嚴，誦讀之密，以及交接之禮必周，奔走之事必任，皆勤也。居位之軌範在此，治家之楷模亦在此。昔高廟作「懷舊」詩，其「先臣」一首云：『奉職恪且勤，居家儉而省。』真知臣莫若君矣！公有「隨筆」五則，敬錄于左。『大司農趙恭毅云：「世著清操，衣冠儉素，下體不著寸絲尺執之飾，江南賢達往往效之，于俗有益。」』陶石簣云：「世族只爲「體面」二字，凡應酬日用，必須華瞻。因之日事典賣，使祖業蕩然；逢人乞貸，使親友畏避。居官則竊帑藏，腹閭闔；居鄉則事居閒，恣漁獵。身心勞瘁而弗辭，名行墮裂而不惜。己之體面，終不能顧，豈非大錯？」從來蓄珍異

之物，未有不招尤買禍者。卽藏名人字畫以傳子孫，亦非貽謀之道。門祚少衰，往往世家求索，雖與佳者，輒疑非是。受累不一而足，可勿鑒哉？」『粉墨登場，所費不貲，致滋喧雜之煩，殊乏恬適之趣。且招盜賊誨淫，爲患不止一端。士大夫所當永戒也。』『朱文端相國，自奉甚約，撫浙時，飭所部凡婚嫁喪葬，貧富各有品式，務崇樸實，勿事華麗。宴會則簋極於五而止。時翕然從之。』『汪西昆云：「吾邑素風古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豪華相炫，遂靡然一變。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宴客必盛饌，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樓船簫鼓，競以夸勝，自公不舉樂，不張紅，遂相率而改其舊習。公見人厚款，則輒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但可以裕財惜福，寡欲清心，且免妄求橫取。人品賢否，每係乎此。』諄諄往復，士多承其教焉。』

黃蓉石

番禺黃蓉石孝廉——玉階——弱冠卽有聲庠序。四方名士，多與之游。道光壬辰舉于鄉。先君分校所得士也。貌溫雅，工詩古文詞。所著蓉石詩鈔，僅窺四卷，非全豹也。錄其「讀酈滿若亦雅有懷」三十三首之六云：「莫將遺俗笑狂奴，妙舞天魔興不孤。懷遠巴人空有淚，日南野女本無夫。山坳冷笑啼鉤鶻，水面含沙怯短狐。麵代蠲腰椰釀酒，尙留時節祀盤弧。」憐他攻掠苦難休，鼓角頻看野戰稠。木客好吟新樂府，扶南原是古諸侯。奇兵出沒相思寨，明月笙歌獨脚樓。便上奇

雲亭上望，離人多少，軫鄉愁。『驚心齊指亂峯開，十去征夫九不還；黨日暗縹人鮮豔，陰風寒徹鬼門關。燭燄一夜游魂泣，石乳千秋怨血斑；指點蒼鷗啼碎後，蠻烟蛇霧有無閒。』『李白巖邊急亂流，昔時騷客此勾留；風前單舸蘅蕪怨，天末夫君翡翠愁。坡老舊維藤縣舫，謫仙曾作夜郎游；如今香草悲遲暮，淒斷哀猿咽上頭。』『絕頂河山舊有緣，閒雲鳥跡盪無邊；蘅皋荔浦騷人賦，蓮蕩松杉小有天。香冢上花沈玉笛，蠻溪陰雨暗銅船；時豐共唱昇平樂，競渡饒歌會五年。』『流落人間不易才，甘心蛇口事堪哀；無家張儉囊裝去，有恨靈均藹足來。百粵已從鳴缺老，諸蠻留取著書才。』『天南法物飄零盡，不見當年綠綺臺。』沈惟頓挫，綺麗辛綿，洵南中之秀也。

狼巾

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護林緝修公，以圍碁決賭，得之嚴氏者。嚴氏何處來，未曉也。其色赭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綠督爲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爲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蛙——曾有詩詠之。學士和詩云：『此蟲真合號雕蟲，蠹化猶驚織作工；轆轤結房嫌綴蜜，簿蠶成繭欠玲瓏。誰級越客千絲網，疑墮仙樵一翦風；六十餘年遺蛻在，那堪重問主人翁。』學士歿後，是物爲張岐山少尉——問萊——乞去，攜入川中矣。許周生親部——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如何據。

樂氏棗

羣芳譜：山東新城有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之種。亦曰毅氏棗。見太平寰宇記。以對「哀家梨」甚工也。

嫁娶

胡安定公云：「娶婦當不如吾家，嫁女當勝于吾家。」程子云：「世人多謹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婿易見而婦難知。所關甚重，豈可忽哉？」袁民世範云：「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我子庸癡愚下，若娶美婦，豈但不和，或且有他事。我女醜拙狠妒，若嫁佳婿，萬一不和，卒爲所棄。凡夫婦因非偶而不和者，皆父母不審之罪也。」此可爲嫁娶之法。

惜陰

黃山谷與駒父尺牘云：「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辨矣。」此猶自暇逸之論。明達池師竹窗二筆云：「古謂大禹聖人，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于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少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當惜也。」又伊庵權禪師，每日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勵精若此，閱之竦然。

操北音

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老盡歎，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尤甚。隨園老人「卮言」一首云：『衛侯效夷言，取笑自彌牟。南人操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簞人子，謠語偏吟嘍。好學埜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難夷夏，唇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橋，先爲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難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僕音玄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讀此詩，亦當失笑而絀舌矣。按抱樸子譏惑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無題詩

有人以無題詩，上下平韻三十首示余，閱之對仗工整，設色綺麗，而七寶樓臺，拆無片段。遂朗誦一過，卽行繳還。又有人以真娘墓一首示余，其詞云：『兒家生小住金閨，卻把金閨作故鄉。馬足殘花憐薄命，牛毛細雨送斜陽。碧苔多處生紅豆，青冢傍邊種白楊。一寸鞦韆一寸草，禁烟時節土猶香。』雖誦迴環，擊節靡已。一友見而謂余曰：『二君詩，子何軒輊之甚？』余答曰：『此梅禹金舊例也。』宣城邱華林嘗賦梅花詩百首，示禹金。禹金俱爲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歎賞，遂

字園贊。邱見之，愠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二千八百字，至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聞者傳以爲笑。

下體

男子下體曰「陽具」，曰「人道」，夫人知之也。亦曰「馬藏」，見三昧經。亦曰「燈查」，見淮南子精神訓。亦曰「餘竅」，見列子仲尼篇。亦曰「穢穴」，見列子仲尼篇注。亦曰「勢峯」，見瑜珈師地論。亦曰「舉丸」，見素問經。

張南山

張南山——維屏——番禺人，道光壬午進士，湖南知縣，現官司馬工古文。惲子居稱其文爲嶺南柳仲塗，尤留心於國朝人物。所撰「詩人徵略」一書，於尙論中寓闡幽意。又有聽松廬詩草十一卷。其詠史樂府，另爲一卷。直登西涯之堂，而入鐵厓之室。其他五言如「落葉」云：「有時兼雨點，無處著煙痕。」松滋城外云：「江抱孤城曲，天圍大野圓。」浮湘云：「霧因衡嶽重，月到洞庭多。」漢陽晚眺云：「西風吹漢水，秋色滿江城。」思歸云：「霜濃楓葉醉，水活荻苗肥。」七言如「獨坐」云：「縱無清露蟬終潔，果有名花蝶易癡。」感秋云：「名心淡似秋雲影，客夢清於古井波。」北程紀游云：「如何東下錢唐水，不入南條禹貢篇。」下第遺懷云：「戀岫雲容多黯黯，送春天